

每周一星



李喜林

鲁迅文学院陕西中青年作家研修班学员,西北大学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,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二届、第三届签约作家,陕西省首届“百优作家”入选者,“宝鸡市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”。

迄今已在《文艺报》《中国作家》《星星》《绿风》《诗神》《延河》《福建文学》《散文选刊》《安徽文学》《厦门文学》《延安文学》《六盘山》等国内100多家报刊发表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评论等文学作品200多万字。曾出版小说集《映山红》、散文集《岁月深情》、诗集《那些年我蘸着煤油灯光》等著作,文学作品获省级以上奖励近三十项。中篇小说《映山红》获柳青文学奖,散文《守望》获冰心散文奖,组诗《蚯蚓和知了》获陕西作协、《延河》杂志社举办的最受读者欢迎奖,曾两度跻身中国散文排行榜。

陕西职工作家列传(24)

悠悠石磨声

月亮升起来了,村巷迷离似梦,我的影子拖得瘦长,摸一摸栽立的碌碡,上面还留有余温。我站在上面,黑蛋家的大黑狗摇着尾巴跑来了,我没有高粱面馍抛起让它蹦着叫,家里人正在磨场打磨。

悠悠的,那石磨透过月晕飘过来,细听像爹喝玉米糊糊的呼噜声,又像飞机由远到近的轰鸣,空气中依稀飘过来高粱面散发的香味。我的胃抽了一下,口水从嘴角流下。

磨场子在露天,三面靠墙。爹为了省油没有点灯,借着月光磨面。两扇厚厚的磨扇,下面那一扇是不动的,连着圆形的磨盘,上面的那扇侧面有一孔石臼,插一根长长的磨棍,爹、二哥和我,三人六只手攥住磨棍。爹的身材比二哥高一头,二哥比我高一头。爹靠近磨子,那是最用力的位置。爹走一小圈,我走一大圈,石磨不急不慢地转动着,将我们父子的身影一次又一次从磨道摇曳在土墙上。

娘在旁边箩面,一个大筐箩,里面支两根光滑溜溜的木条,上面架着细竹箩。娘用手将箩一推一拉,啾啾啾啾,间或手指轻柔地弹动,声音极有韵味。

二哥撑不住,借上厕所溜了。我跟着爹一圈又一圈转着,爹依然不慌不忙,呼吸声均匀又平静,一边走还一边跟娘说话逗乐。我一次又一次地提意见,说二哥躲奸溜滑。爹推着磨子边转边用手摸我的头,说不给二哥吃高粱饼。我最后就不再吭声,帮着爹一圈又一圈地推磨子,一圈又一圈数数儿,到最后也将自己弄糊涂了,忘了数,迷迷糊糊跟着爹走。我感觉自己的双脚在棉花团上,胃里像有一只手在抓痒,口里汪出酸水,走着走着,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我醒来的时候是在磨道,爹停下推磨,见我睡着了还抓着磨棍在转圈,将我抱在旁边的石头上,脱下褂子披在我的身上。我醒了,饥饿的感觉也立即苏醒。对爹说:“爹,我要吃馍!”爹吱吱吱吱吸了几口旱烟,用粗糙的手摸摸我的肚子说:“面磨好就让你娘给烙馍,把这小鼓鼓胀胀。”那一夜二哥不敢回家,在打麦场的麦秸堆里睡到天亮。

以后的日子像推磨,一年又一年,一天又一天。依旧是露天磨场,依旧是月亮迷离间或亮着煤油灯的黑夜,但娘永远地离开了亲人。少了娘的箩面声,取而代之的是小妹不太老练的箩面身姿。爹不再大声地说笑话,喘息声与石磨声一天比一天沉重。爹不再打二哥,不再骂我,看我们的目光里还有了温存。有时候我和妹妹深夜醒来叫娘,但见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,爹沟壑般的脸上老泪纵横。

再后来,我们都一个个地长大了,爹越来越老了。电灯代替了煤油灯,电磨子代替了石磨。磨场那块天地,被岁月的风尘掩上了厚厚的积灰,成了鸡狗猪的乐园,被人们渐渐遗忘了。只是爹还去那里,一次又一次清扫磨台和磨道,妹妹多次劝说爹别再去扫了。我理解爹,他是在追忆和娘一起的时光。再后来,磨扇被村人拆走了,只留下空空的磨台和冷清清的磨道。不久那里被划入了宅基地。

从此,磨场失去了踪迹,只是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。

那一年深秋,我回了家,夜里跟爹睡在土炕上。爹像我每次回家一样,似乎跟我有说不完的话,直到鸡叫几遍,还在跟我说话,我给爹一边挠痒,一边应答,渐渐地,我思绪沉下去,变成爹自己跟自己说话。屋子里光线斑驳迷离,突然爹叫醒我,目光里闪着亮光,他侧着头对我说:“娃,你听,谁在打磨?”我竖耳细听,确实听到了石磨声,似乎还伴随着微微的风声。我正在纳闷,那声音愈来愈大,原来是天空的飞机声。我对爹说,那是飞机声。爹不再说话,显然仍在细听。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飞机早没有了声。我却没了一丝睡意,一直到天亮,耳畔一直回响着那悠悠的石磨声……

我的茶联与茶诗

王东玉

光阴荏苒,细想起来,我平生爱好并不算多,唯嗜茶耽诗而已。正因为如此,在饮茶时,免不了作诗撰联,在所作的诗联中,也难免把茶作为内容甚至主题。

饮茶而赋诗,赋诗以咏茶。这里边还真发生过一些有趣的故事哩。

多年前,和几位朋友去宝鸡太白山旅游。太白山是秦岭主峰,其拔仙台海拔3700多米,是中国内陆的最高峰,所以常年游人甚多。返程时,在七女峰下,我们遇到了推崇太白山药王茶的一位雅人。当他得知我能诗会联时,当即求我以药王茶为题,作一首诗或撰一副联。最好能当场解决。

我自知只有笨功夫,却缺乏那种口占成句的敏捷才思。加上由于山高路远,旅途劳顿,身体也已十分疲惫。所以我对他说:“容我回去再想想吧。”于是,我们与那位雅人挥手而别。

事情说怪也怪,在车返回汤峪的路上,眼见群峰耸立,层峦叠秀,又想起他所介绍的药王茶的种种好处,一副药王茶联便在脑海中形成了:

披云戴雾,太白山高千峰秀; 健体强身,药王茶奇一品尊。

一位忘年交的朋友同我一样喜诗爱茶,他搬进一处新居,那房子面积大,所以他特地布置了一室书房,起名为“诗茶室”,并央我为此室撰一联,我略加思付,便得一副:

诗情浓浓诗意妙; 茶香淡淡茶道深。

大约四五年前元旦节期间,在一位诗友处碰到了他回家探亲的侄子。那小伙子是某边防部队的现役军人。听我们谈论茶联,他也认真地听了起来。后来直接说,春节前他要回部队,问我能否为他们边防哨所撰一副春联,以增加节日气氛。

我回答说,容我回去思索一两天,尽可能把联撰出来。

回家后,我半夜辗转难眠,却一时难以成句。想到军人的归队时间就是命令,一时三刻也就耽搁不得。于是索性沏一杯严茶,边饮边想。果然严茶激活了思维,天亮前终于拟成一联:

枕戈以待旦,反谍防特,戍边有责,山河保土土; 起舞而闻鸡,励志奋身,报国无怨,肝胆照千秋。

我不知道这副联后来是否被书写出来,贴在边防哨所的大门上。反正在我看来,这联还是气壮山河的。这副联的内容,虽然与茶没有直接关系,但却是在品茶的过程中沉吟出来的。

提起茶诗,有这样两件趣事值得一说。第一件事是大约七八年前,一位做茶叶生意的朋友在市区开了一间小门面的茶

叶店,生意兴旺。他想把茶叶店的文化气氛搞得再浓一点,让我写一首诗,然后再请一位书法高手写就挂出。如果是别的什么内容,也许我会辞掉,写的主题偏偏是茶,那我就只好拒绝了。本来是写一首七律的,但写了几句未能凑数,于是索性压缩成一首七绝:

商舖林立城央地,车水马龙真繁华; 初遇只道茶叶好,久处更知德行嘉。 第二件事发生在2019年。那是个春末时节,应一茶馆邀请去参加和欣赏茶艺表演。这一次,东道主并未索诗要联,是我自己看完表演之后,兴奋不已,当场写出了如下的诗句:

香茗慢慢暖入怀,春意阑珊花事衰。 一场茶艺欲醉我,胜却胜舞亦快哉。 以上就是我个人饮茶过程的趣闻轶事,也算作是对茶文化的一种热爱之情吧! (单位:宝鸡市诗词学会)

秋日来信

李松梅

一夜透雨,寒意沁胸,到秋天了。立秋之后一场接着一场的雨,彻底洗刷掉夏末的炎热。还没来得及细看成群的大雁飞向南方,更没闻到满街浓郁的板栗香,一场场秋雨就迫不及待宣扬着秋天的到来。

可北方的秋天实在匆匆,夹杂着冬天的寒意。高大的古树挡不住秋风,凉凉的晚风,打散了鬃间的碎发,撑一把雨伞,慢慢走在街上,仿佛自己也是雨巷中的丁香姑娘,把我拉入诗人的世界,可来不及细想,又被阵阵凉意吹醒过来。秋天真是个让人做梦的季节啊!

没有夏日炎热的烦躁,没有冬日寒冷的畏缩,秋季可以放肆去畅想未来,听沙沙作响的叶之歌,画满是栗香的蓝图。

成年人的时间总是太匆匆,来不及做梦,来不及画图,就被繁重的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催着往前跑。那就在一场场秋雨中,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少年梦,

不考虑生活给自己发的角色卡,不参演那些需要戴上面具的舞台剧,只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,编织着自己甜美的梦,给自己一场雨的时间,洗去疲惫的心上蒙的灰尘,洗去疲倦的身体里的疲惫,然后接着前行。

站在高处瞭望远方,天之辽阔,地之广袤,那一刻豪迈之情油然而生,一首秋词压在舌尖,须臾便是一句“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跨越百年岁月,在这一刻,古今共吟。

人间忽晚,山河已秋,捡起一枚落叶,那是秋日的来信。走在秋风中吧!与秋天一起奔跑,吟诵一首首秋诗,努力去爱秋天中每一个场景,夏日的遗憾就在秋风中被填满。“秋日薄暮,用菊花煮竹叶青,人与海棠俱醉。” (单位:陕煤运销集团铜川分公司)

风景谈

静静的月光

张卫萍

一直期待那轮明月 高悬在清澈的星空 虽然星星躲在远方 沐浴着皎洁的光 等待倾听如水的流淌

似乎回到悠远的古代 又或是秦戈汉戟 战马嘶鸣了历史的星空

这满月的光洒向大地 照在脸上照在身旁 倏忽间

尘埃静静地落下 月光阅尽古今的苍茫 淡了辽远的天空 诉说着历史的悠长

(单位:航天四院7414厂)

职守仲秋

宫美静

已届十五,明月蟾钩。 阴精阳气,内养敛收。 无分南北,不论老幼。 花草林木,虫鱼禽兽。 早寝晚起,神气充足。 群鸟储食,迁徙候鸟。 金玉玉露,晶莹剔透。 枝叶湿袖,早巡晚游。 功不唐捐,日拱一卒。 撬装站点,工艺虽陋。

朝乾夕惕,查患检漏。 防疫保供,平稳不苟。 氙氙陵丘,齑匪平畴。 障霞隐翠,云隙啾啾。 乍似龙剑,还疑屐楼。 淫雨霏霏,太安雾都。 银色五湖,依然职守。 “百日”行动,不落人后。 点亮金秋,争先抢优。 (单位: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)

故乡

郭涛

故乡的河是南秦河 故乡的山是三台山 我走了五十多年 没有走出南秦河 没有走出三台山

等待母亲收割 三台山的阳坡 爷爷奶奶的坟墓旁边 守护着郁郁松栎 三台山上的土地里 生长着玉米、红薯、小麦 喂养我长大

爱故乡 对我来说 就是爱南秦河 就是爱三台山

八月十五的月亮升起来 南秦河水声潺湲 三台山上的魁星楼华灯绽放 我望着月亮 我爱着故乡 (单位:商州区大赵峪街道办事处)



南湖秋景 杨永乾 摄 (单位:中国中铁电气化局)

别样中秋夜

艾青春

今年中秋节,在我儿子、妻子的盼望中来到了。我的盼望是中秋节可以休息三天,不上班;儿子的盼望是因为中秋节休息,可以不上学;妻子的盼望是中秋节可以回一趟娘家。

农历八月十五晚上,我们一家三口去宝鸡渭河公园走走,看看月。来到公园时人很多,有的打太极拳,有的跳广场舞……大家都在悠闲地活动,各自都在舒服、幸福地生活。我大概数了一下,一半戴着口罩,一半没有戴口罩。

我们一家沿着河堤路,边走边聊,看着岸边青青的芦苇,好似一个翠绿的屏障,保卫着堤岸。再看向远处的渭河,宽约10米,比较清澈,日夜不停地流淌着,滋润着土地,养育着宝鸡人民。堤岸另一边的柳树摇曳婆娑,散发着秋的气韵。

不一会儿,走到神龙大桥旁,儿子说:“大桥好漂亮呀!”我抬头观看,夜幕下的大桥,彩灯绚烂。神龙大桥上的三联拱,高大结实,造型别致,恰如一条巨龙,横跨渭河,又似一条彩带,光彩耀眼,扮靓了渭河,装点了桥面,真是“一桥飞架南北,天堑变通途,造福两岸人。”

妻子说:“好好看夜空,找找月亮。”我们仰望星空,环顾四面,只看见了几颗星星,没有月亮月亮婆婆。神龙桥四周的彩灯映照着四周的林立高楼,光彩夺目。宝鸡的夜景,也很迷人,所有的高楼都亮起了颜色各异的彩灯。有的楼体上射灯照

耀,有的楼体上图画美丽,有的楼体上宣传标语醒目,尤其让人难忘的是“宝鸡欢迎你”“宝鸡是我家,文明靠大家”。

我们在路灯的陪伴下步行到家,围坐一起观看中秋晚会,在苏州举行的中秋晚会也精彩绝伦。尤其是《爸爸妈妈》《别知己》等歌舞节目,让人既能感受到父母的大爱,也能感受到朋友的真情,还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了舞台背景的一轮圆月,非常适合时节。

大约九点,我去阳台取东西,抬头一看,一轮圆月高挂在楼顶。我急忙叫了妻子、儿子,一同站在阳台看月亮,真是“十五的月亮又大又圆,皎洁的月光洒人间”。看着身边的亲人,吃着甜美的月饼,品着飘香的苹果,自在、惬意、舒适感油然而生,幸福感真是溢满了整个屋子。

看完晚会,去楼下扔垃圾,楼前正在施工,进行小区改造。道沿边坐着两名工人,就着一包花生米,喝着啤酒。有点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”的感觉。只听一人说:“希望明天是个好天气,咱们好好干几天,多挣点钱。”另一个人慢慢地说:“我希望明天听到好消息,我们蔡家坡镇的疫情控制住了,别让大伙提心吊胆地生活。”说着两人碰了一下酒瓶,一饮而尽。是呀,虽然简单的话,却是寄托着美好的祝愿和浓浓的思念之情。我们宝鸡的兄弟姐妹们在疫情中过了一个别样的中秋。(单位:陕建二建集团)